

华夏古典文学经典

「清」不题撰人◎著 华夏出版社

狄公案



L242.4/80

古典文学经典

狄公案

「清」不题撰人◎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公案/(清)不提撰人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
ISBN 7-5080-2693-4

I. 狄… II. 不…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401 号

策 划:田红梅 褚朔维 高 苏

责任编辑:高 苏

封面设计:刘佳景 阎志杰

封面题签:孙 逊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世 界 知 识 印 刷 厂 印 刷

730×988 1/32 开本 9.625 印张 258 千字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出版说明

中国古典小说林林总总，蔚为壮观，其中有许多作品世代流传，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为了进一步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我社从古典小说宝库中，精选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编成“华夏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这套丛书具有如下特点：

一、选题精良。除了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以外，还选入了各类题材小说中的名作精品，如讲史类的《东周列国志》、《说唐》、《隋唐演义》，公案类的《包公案》、《狄公案》，英雄传奇类的《说岳全传》，世情类的“三言二拍”，言情类的《再生缘》，仙魔类的《封神演义》等，这些小说集中展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各品类的主要成就和风貌。

二、适应面广。本丛书的入选作品，确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大多是没有注释的，有的版本虽有注释，但也过多地偏于学术性，与一般百姓的阅读取向尚有距离。本丛书立足于古典小说的普及与传播，特组织力量进行了针对最广大群体的注释工作，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方言、典故等，作了释义及加注汉语拼音，最大限度地扫清读者的阅读障碍，确保读者阅读研习过程的流畅与完整。

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多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头绪繁杂，许多读者常常苦于理不清人物关系而陷于无端愁烦之中。凡长

篇小说,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开列出书中主要人物表,有的还画出人物关系图,为读者理解人物的来龙去脉创造了条件。

四、开本新颖。目前社会上发行的古典小说以大32开居多,装帧多豪华典雅,有的还是精装分册、活动护封等,雅则雅矣,但无疑不利于携带,尤其是不利于翻阅。故此,本丛书以异型32开本推出,既方便携带和阅读,又新颖独特,一新耳目。

希望我们的这番苦心能为读者带去几多方便和欣喜,更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厚爱。我们等待着专家、读者的意见和建议,以使本丛书日臻完善。

2002年1月

主要人物表

- | | |
|-----|------------------------------|
| 武则天 | 名曌。唐高宗后，武唐皇帝。 |
| 狄仁杰 | 号德英，唐大臣，为武唐时名相。 |
| 武三思 | 武则天侄。武唐尚书，封梁公，参预军事政治。 |
| 武承嗣 | 武则天侄。任武唐礼部尚书、太常卿等职，封魏王，参预国政。 |
| 武承业 | 武则天侄。任刑部尚书，主管刑部大堂。 |
| 乔泰 | 绿林豪客，后为狄公亲随。 |
| 马荣 | 绿林豪客，后为狄公亲随。 |
| 洪亮 | 狄公亲随。 |
| 陶干 | 狄公亲随。 |
| 孔万德 | 昌平六里墩孔家客店店主。 |
| 胡德 | 昌平六里墩地甲。 |
| 周氏 | 淫妇。害死其夫毕顺。 |
| 唐氏 | 周氏婆母。 |
| 赵万全 | 山东沂水县人，贩丝客商。 |
| 蒋忠 | 绿林人物，后为双土寨地甲。 |
| 应奇 | 昌平衙门差役。 |
| 邵礼怀 | 湖州人氏，贩丝商人。 |
| 华国祥 | 举人。其儿媳被害。 |
| 胡作宾 | 华国祥之子，华文俊同窗。 |
| 徐德泰 | 周氏奸夫。 |
| 张昌宗 | 散骑常侍。武则天宠臣，封东官。 |
| 张易之 | 司卫少御，张昌宗兄，武则天宠臣，封东官。 |



周卜成	张昌宗家奴。后为河南府清河县令。
庐陵王	名李显，武则天长子。后继位的中宗。
阎立本	山东巡抚。
元行冲	唐大臣。任中书通事舍人。
刘伟之	唐大臣。昭文学馆学士。
张柬之	唐大臣。协中宗复位。
朱利人	武三思妻舅。黄门官。
洪如珍	旧任河南巡抚。武张奸党。
怀义	僧人。为武则天宠幸，封为白马寺主持。
静慧	僧人。原白马寺主持。
王员外	名毓书，进士。儿媳被害。
王道婆	兴隆庵尼姑。
薛敖曹	地方无赖，为武则天宠，封西官。
贺三太	形房书办。
许敬宗	刑部尚书，武张奸党。
李飞雄	绿林人物，人称赛元霸。
胡世经	怀庆太守。
安金藏	太常工人。
高荣	怀庆府孟县县令，武张奸党。
王魁	许敬宗贴身家奴。
金城	怀庆府守备，武张奸党。

目 录

第 一 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座百姓呼冤	(1)
第 二 回	胡地甲诬良害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	(6)
第 三 回	孔万德验尸呼错	狄仁杰卖药微行	(10)
第 四 回	设医科入门治病	见幼女得哑生疑	(14)
第 五 回	入浴室多言露情节	寻坟墓默祷显灵魂	(18)
第 六 回	老土工出言无状	贤令尹问案升堂	(22)
第 七 回	老妇人苦言求免	贤县令初次问供	(26)
第 八 回	鞠奸情利口如流	提老妇痴人可悯	(30)
第 九 回	陶土工具结无辞	狄县令开棺大验	(34)
第 十 回	恶淫妇阻挡收棺	贤令尹诚心宿庙	(38)
第 十 一 回	求灵签隐隐相合	详梦境凿凿而谈	(42)
第 十 二 回	说对联疑猜徐姓	得形影巧遇马荣	(47)
第 十 三 回	双山寨狄公访案	老丝行赵客闻风	(52)
第 十 四 回	请庄客马荣交手	遇乡亲蒋忠谈心	(57)
第 十 五 回	赵万全明言知盗首	狄梁公故意释奸淫	(62)
第 十 六 回	聋差役以讹错讹	贤令尹将盗缉盗	(66)
第 十 七 回	问路径小官无礼	见凶犯旧友谎言	(70)
第 十 八 回	蒲箕寨半路获凶人	昌平县大堂审要犯	(74)
第 十 九 回	邵礼怀认供结案	华国祥投县呼冤	(79)
第 二 十 回	胡秀才戏言召祸	狄县令度理审情	(84)
第 二 十 一 回	善言开导免验尸骸	二审口供升堂讯问	(88)
第 二 十 二 回	想案情猛然醒悟	听哑语细察行迹	(93)
第 二 十 三 回	访凶人闻声报信	见毒蛇开释无辜	(97)



- 第二十四回 探消息假言请客 为盗贼大意惊人 (102)
- 第二十五回 以假弄真何堪捉贼 依计行事马荣擒人 (106)
- 第二十六回 见县官书生迂腐 揭地窖邑宰精明 (110)
- 第二十七回 少年郎认供不讳 淫泼妇忍辱熬刑 (115)
- 第二十八回 真县令扮作阎王 假阴官审明奸妇 (119)
- 第二十九回 狄梁公审明奸案 阎立本保奏贤臣 (123)
- 第三十回 赴杀场三犯施刑 入山东二臣议事 (128)
- 第三十一回 大巡抚访问恶棍 小黄门贪索赃银 (132)
- 第三十二回 元行冲奏参小吏 武三思怀恨大臣 (137)
- 第三十三回 狄仁杰奏参污吏 洪如珍接见大员 (142)
- 第三十四回 接印绶旧任受辱 发公文老民伸冤 (147)
- 第三十五回 审恶奴受刑供认 辱奸贼设计讥嘲 (152)
- 第三十六回 敲铜锣游街示众 执皮鞭押令念供 (156)
- 第三十七回 众豪奴恃强图劫 好巡捕设计骗人 (160)
- 第三十八回 投书信误投罗网 入衙门自入牢笼 (164)
- 第三十九回 求人情恶打张昌宗 施国法怒斩周卜成 (168)
- 第四十回 入早朝直言面奏 遇良友细访奸僧 (172)
- 第四十一回 入山门老衲说真情 寻暗室道婆行秽事 (177)
- 第四十二回 王虔婆花言骗烈妇 狄巡抚妙计遣公差 (182)
- 第四十三回 王进士击鼓呼冤 老奸妇受刀身死 (187)
- 第四十四回 金鸾殿狄仁杰直言 白马寺武三思受窘 (193)
- 第四十五回 搜地窖李氏尽节 升大堂怀义拷供 (199)
- 第四十六回 金銮殿两臣争奏 刑部府奸贼徇私 (205)
- 第四十七回 众百姓大闹法堂 武三思哀求巡抚 (210)
- 第四十八回 武承业罪定奸僧 薛敖曹夜行秽事 (215)
- 第四十九回 薛敖曹半路遭擒 狄梁公一心除贼 (220)
- 第五十回 查旧案显出贺三太 记前仇阉割薛敖曹 (225)
- 第五十一回 薛敖曹哭诉宫廷 武则天怒召奸党 (229)

第五十二回	怀宿怨诬奏忠良	出愤言挽回奸计	(234)
第五十三回	用匪刑敬宗行毒	传圣诏伟之尽忠	(239)
第五十四回	狄仁杰掌颊武承嗣	许敬宗勾结李飞雄	(244)
第五十五回	太行山王魁送信	东京城敬宗定谋	(249)
第五十六回	李飞雄兵下太行山	胡世经力守怀庆府	(254)
第五十七回	安金藏剖心哭谏	狄仁杰奉命提兵	(259)
第五十八回	开战事金城送命	遇官兵吴猛亡身	(264)
第五十九回	访旧友计入敌营	获胜仗命攻大寨	(269)
第六十回	四面出兵飞雄中计	两将身死马荣回营	(274)
第六十一回	李飞雄悔志投降	安金藏入朝报捷	(279)
第六十二回	庐陵王驾回怀庆	高县令行毒孟城	(284)
第六十三回	见母后太子还朝	念老臣狄公病故	(289)
第六十四回	张柬之用谋除贼	庐陵王复位登朝	(294)

第一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座百姓呼冤

诗曰：

世人但喜作高官，执法无难断案难。
宽猛相平思吕杜，严苛是尚恶申韩^①。
一心清正千家福，两字公明百姓安。
惟有昌平旧令尹，留传案牘后人看。

自来，奸盗邪淫无所逃其王法，是非冤抑必待白于官家。故官清则民安，民安则俗美。举凡游手好闲之辈，造言生事之人，一扫而空之。无论平民之乐事生业，即间有不屑之徒显于法纪，而见其刑罚难容，罪恶难恕，耳闻目睹皆赏善罚恶之言，宜无不革面洗心，改除积习。所以，欲民更化，必待宰官清正，未有官不清正而能化民者也。然官之清不仅在不伤财不害民而已，要能上保国家，为人所不能为不敢为之事；下治百姓，雪人所不能雪不易雪之冤。无论民间细故、官闹细事亦静心审

① 申韩——战国时法家申不害、韩非二人的合称。后世因以“申韩”并称，代表法家。二人均主张以法治国。



察，有精明之气，有果决之才，而后官声好，官位正，一清而无不清也。故，一代之立国必有一代之刑官，尧舜之时有皋陶^①，汉高之时有萧何^②，其中不害、韩非子则固历代刑名家所宗祖者也，若不察案之由来、事之初起，徒以桁杨^③刀锯一味刑求，则虽称快一时，必至沉冤没世，昭昭天报，不爽丝毫，若再因赂而行，为贪起见，辄自动以五木，断以片言，是则，身不修而可治国治民，上清宫闱，下安百姓，岂可得哉。间尝旷览古今，博稽野史，有不能断其无，并不能信其有者。如此书中所编之审案之明，做案之奇，访案之细，破案之神，或因秽乱春宫，或为全其晚节，或图财以害命，或因奸以成仇，或误服毒猝致身亡，或出戏言疑为祸首，莫不无辜牵涉，备受苦刑。使非得一人以平反之，变言易服，细访微行，阳以为官，阴以为鬼，卒至得其情，定其案，白其冤，罹其辟，而至奇至怪之狱终不能明。春风倦人，日闲无事，故特将此书之原原本本以备录之，以供众览。非敢谓警世醒俗，亦聊供阅者之寂寥云尔。

诗曰：

备载离奇事，欽心往代人。

廉明公正者，千古大冤伸。

话说这部书出自唐朝中宗年间，其时，武后临朝，四方多事。当朝有一位大臣，姓狄名仁杰号德英，山西太原县人。其人耿直非常，忠心报国，身居侍郎平章之职。一时在朝诸臣，如，姚崇、张柬之等人，皆是他所荐。只因武三思倡乱朝纲，太后欲废中宗，立他为嗣。狄仁杰犯颜力争奏上一本，说：“陛下立太子，千秋万岁配食太庙。若立武三思，自

- ① 皋陶(gāo yáo, 音高桃)——传说中东夷族的首领。相传曾被舜任为掌管刑法的官，后被禹选为继承人，因去世早，未继位。
- ② 萧何——汉初大臣。秦末佐刘邦起义，对建立汉朝起了重要作用。后封酈侯，定律令制度，协高祖消灭韩法等异姓诸侯王。
- ③ 桁(háng, 音杭)杨——古代加在脚上或颈上系囚犯的一种刑具。

古及今，未闻有内侄为天子姑母可祀于太庙的道理。”因此才恍然大悟，除了这个念头，退政与中宗皇帝，称仁杰为国老，迁为幽州^①都督。及至中宗即位，又加封梁国公的爵位，此皆一生的事迹，由唐朝以来，无不人人敬服，说他是忠臣。殊不知，这许多事皆载在历代史书上，所以后人易于知道，还有未载在国史而流传在野史上的，那些事说出来更令人敬服。不但是个忠臣，而且是个循吏^②；不但是个循吏，而且是个聪明精细、仁义长厚的君子。所以武后自僭^③位以来，举凡近狎^④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⑤君鸩^⑥母，下至民间奇怪案件，皆由狄公剖断分明。自从父母生下他来，六七岁上就天生的聪明，攻书上学目视十行自不必说，到了十八岁时节，已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并州官府闻了他的文名，先举了明经，后调为汴州参军，又升授并州法。朝廷因他居官清正，迁他为昌平令尹。

到任以来，为地方上除暴安良，清理词讼，自是他的余事。手下有四个亲随，一个姓乔，叫乔泰；一个姓马，叫马荣，这两人乃是绿林豪客。这日，他进京公干，遇了这两人要劫他的衣囊行李。仁杰见马荣、乔泰皆是英雄气派，且武艺高明，心下想道：“我何不将此人收服，将来代皇家出力，做了一番事业，他两人也可相助为理，为不埋没了他这身本领。”当时不但去躲避，反而挺身出来，招呼他两人站下，历劝了一番。那知马荣同乔泰十分感激，说：“我等为此盗贼，皆因天下纷纷，乱臣当道，徒有这身本领，无奈不遇识者，所以落草为寇，出此下策。既是尊公如此厚义，情愿随鞭执铎，报效尊公。”当时，仁杰就将他两人收为亲随。

-
- ① 幽(yōu, 音优)州——古州名，大致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
 ② 循吏——旧谓遵理守法的官吏。
 ③ 僭(jiàn, 音荐)——超越本分。旧指下级冒用上级的名义。
 ④ 狎(xiá, 音匣)——亲近而态度不庄重。
 ⑤ 弑(shì, 音示)——指臣杀死臣主或子女杀死父母。
 ⑥ 鸩(zhèn, 音振)——毒酒。



其余一个姓洪叫洪亮，即是并州人氏，自幼在狄家使唤。其人虽没有那用武的本事，却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无论何事，皆肯前去，到了办事的时节又能见机揣度，不至卤莽。此人随他最久。又有一个姓陶，叫陶干，也是江湖上的朋友，后来改邪归正，为了公门的差役。奈因仇家太多，时常有人来报复，所以也投在狄公麾下^①下与马荣等人结为至友。从到昌平任之后，这四人皆带他私行暗访，结了许多疑难案件。

这一日，正在后堂看那些往来的公事，忽听大堂上面有人击鼓，知道是出了案件，赶着穿了冠带，升坐公堂。两班皂吏^②齐集在下面。只见有个四五十岁的百姓，形色仓皇，汗流满面，在那堂口不住的呼冤。狄仁杰随令差人将他带上，在案前跪下，问道：“你这人姓甚名谁？有何冤抑不等堂期控告，此时击鼓何为耶？”那人道：“小人姓孔名万德，就在昌平县南门外六里墩居住。家有数间房屋，只因人少房多，故此开了客店。数十年来，安然无事。昨日向晚时节，有两个贩丝的客人，说是湖州人氏，因到外路办货，路过此地，因天色将晚，要在这店中住宿。小人见是过路的客人，当时就将他住下。晚间饮酒谈笑，众人皆知。今早天色将明，他两人就起身而去。到了辰牌时分，忽然地甲胡德前来报信说：‘镇口有两个尸首杀死地下，乃是你家投店的客人，准是你图财害命将他治死，把尸首抛在镇口，贻害别人。’不容小人分辨，复将这两个尸骸拖到小人家门前，大言恐吓，令我出五百银两方肯遮掩此事，不然‘这两人是由你店中出去，何以就在这镇上出了奇案？这不是你移尸灭迹？’因此，小人情急，特来请大老爷伸冤。”狄仁杰听他这番言语，将他这人上下一望，实不是个行凶的模样。无奈是人命巨案，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就将他放去，乃道：“汝既说是本地的良民，为何这地甲不说他人，单说是你？显见你也不是良善之辈，本县终难凭信，且将地甲带来核

① 麾(huī, 音挥)——指挥作战用的旗子。

② 皂(zào, 音造)吏——古代对差役的称谓。

夺①。”

下面差役一声答应，早见一个三十余岁的人走上前来，满脸的邪纹，斜穿着一件青衣，到了案前，跪下道：“小人乃六里墩地甲胡德，见太爷请安。此案乃是在小人管下，今早见这两口尸骸杀死镇口，当时并不知是何处客人。后来，合镇人家前来观看，皆说是昨晚投在孔家店内的客人，小人因此向他盘问。若不是他图财害命，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上？而且，孔万德说他动身时天色将明，彼时镇上也该早有人行路，即使在路上遇见强人，岂无一人过此看见？阖镇上店家又未听见喊救的声音，这是显见的情节。明是他夜间动手将两人杀死，然后拖到镇口移尸灭迹，此乃小人的承任。凶手既已在此，求太爷审讯便了。”狄仁杰听胡德这番话，甚是在理，回头望着孔万德，实不是个图财害命的凶人，乃道：“你两人供词各一，本县未经相验也不能就此定夺。且待登场之后，再为审讯。”说着，将他两人交差带去，随即传令伺候，预备前去相验。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核夺——核实。定夺。

第二回 胡地甲诬良害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



话说狄仁杰将胡德同孔万德两人交差带去，预备前往相验。自己退堂，令人传了仵作，^① 发过三梆，穿了元服，当时带了差役人证，直向六里墩而来。所有那一路居民听说出了命案，皆知道狄公是个清官，必能伸冤理枉，一个个成群结队跟在他轿后前来观看。到了下昼时分至镇上，早有胡德的伙计赵三并镇上的乡董郭礼文备了公馆前来迎接。狄公先问了两句寻常的言语，然后下轿说道：“本县且到孔家踏勘一回，然后登场开验。”说着，先到了客店门首，果见两个尸身倒在下面，委是刀伤身死。随即传胡德问道：“这尸首本是倒在此地的么？”胡德见狄公先问这话，赶着回道：“太爷恩典。此乃孔万德有意害人，故将两口尸骸杀死抛弃在镇口，以便随后抵赖，小人不能牵涉无辜，故仍然搬移在他家门前，求太爷明察。”狄公不等他说完，当时喝道：“汝这狗头，本县且不问谁是凶手。你既是在公人役，岂能知法犯法，可知道移尸该当何罪？无论孔万德是有意害人，既经他将尸骸抛弃在镇口，汝当先行报县，说明缘故，等本县相验之后，方能请示标封。汝为何藐视王法，敢将

^① 仵(wū, 音午)作——旧时官府中检验命案死尸的人。

这两口尸骸移置此处！这有心索诈，已可概见。不然即与他通同谋害，因分赃不平先行出首。本县先将汝重责一顿，然后再严刑拷问。”说着令差役重打了二百刑杖，登时喊叫连天，皮开肉绽。所有那镇上的百姓，明知孔万德是个冤枉，被胡德诬害，无奈是人命案件，不敢掺入里面。此时见狄公如此办法，众人已是钦服，说道：“果然名不虚传，好一位精明的清官。”

当时将胡德打毕，他仍是矢口不移。狄公也不过为苛求，带着众人到了孔家里面，向着孔万德问道：“汝家虽是这十数间房屋，但是昨日客人住在那间屋内？汝且说明。”孔万德道：“只后进三间是小人夫妇同我那女儿居住。东边两间是厨屋，这五间房屋从不住客，惟有前进同中进让客居住。昨日那两个客人前来，小人因他是贩丝货的客，不免总有银钱，恐在前进不甚妥贴，因此请他在中进居住。”说着领了狄公到了中进，指着上首那间房屋。狄公与众人进去细看，果见桌上仍有残肴酒迹未曾除去，床面前尚摆着两个夜壶。看了一遍，实无形影，恐他所供不实，问道：“汝在这地方既开了数十年客店，往来的过客自必多住此处，难道昨日只有他两人，以外别无一客么？”孔万德道：“此外尚有三个客人，一是往山西贩卖皮货的，那两个是主仆两人，由河南至此，现因抱病在此，尚在前进睡卧呢。”狄公当时先将那个皮货客人带来询问，说是：“姓高名清源，历年做此生理，皆在此处投寓。昨日那两个客人，确系天色将明的时节出去，夜间并未听有喊叫。至他为何身死，我等实不知情。”复将那个仆人提来，也是如此说法，且言主人有病，一夜未曾安卧，若是出有别故，岂能绝无动静。狄公听众人异口同声，皆说非孔万德杀害，心下更是疑惑，只得复往里面各处细看了一回，仍然无一点痕迹。心下说道：“这案明是在外面身死，若是在这屋内，就作那三人帮同抵赖，岂能一点形影没有？”自己疑惑不定，只得出来。

到了镇口，果见原杀的地方鲜血汪汪，胃散在四处。左右一带并无人家居住，只得将镇里就近的居民提来审问。皆说不知情节，因早间过路人来，方才叫唤起来，知道出了这案，因此鸣了地甲。细细查访，方知